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一百二回 駭奇談為顰卿辨誣 降明詔飭范相查覆

淺水潺潺二尺餘，輕舟來往興何如？ 回頭岸上春泥滑，愁殺疲牛薄笨車。

話表武宗見楚雲免冠求罷，亦覺他有些委屈，又念他功高，不忍加罪，遂向楚雲曰：「楚卿何必如此，縱使御弟誣陷，朕並不硬指卿為喬裝，何必欲免冠求罷。」遂命近侍仍將原冠給楚雲加上。玉清王復奏曰：「楚雲自恃功高，膽敢咆哮朝廷。即非喬裝，已顯有欺君之罪，而況確係女扮男裝。臣素知他狡猾，今以免冠求罷，正是他狡猾之處，以掩飾這欺君之罪，故作此舉蒙君。陛下若准他所奏，就中了他的狡猾之計。伏求陛下明察。」武宗尚未降諭，忽見眾英雄桑黨、徐文亮等一齊出班奏曰：「臣等啟奏陛下：忠勇王楚雲與臣等結義多年，飲食居處不離，若果係女子，臣等豈不知之？今玉清王硬指為喬裝，實為臣等所不解。而況有何憑據？若以屬垣之耳，便引為確據，今指楚雲為女，他日亦何嘗不可指臣等為女？莫非玉清王與楚雲或有微隙，欲借此陷以欺君之罪，將圖報復，亦未可知。吁懇天恩，念楚雲有功與朝廷，詳加鑿察，勿聞妄奏。若以臣等之言為不倫，臣等叩求天恩，准其臣等退還官誥，情願退歸林下。」武宗並未見罪。玉清王恨不得將眾武臣全行問了欺君之罪，方可泄恨。李廣見眾弟兄所奏，恐其不實。眾弟兄奏罷，見李廣並不出班，人人心中不悅，皆言李廣不顧大義。

武宗被眾臣所奏，將心也弄得一無主意，難決是非。暗想：「眾臣皆來保奏，獨李廣並未出班，他便知曉其中情節麼？朕不免召他一問，便可了然。」遂召李廣曰：「玉清王謂楚雲係雲璧人胞妹，諸卿皆為他保奏，卿獨不贊一辭，旁觀袖手。內中根由，諒卿知曉。究竟是否喬裝，卿可據實奏來，不得稍事隱瞞；如有排解周旋之處，朕亦可依卿所奏，準照施行。」李廣聞詔，出班奏曰：「臣啟陛下：臣與楚雲雖結義多年，究竟是否男女，事關重大，臣不敢妄斷，故此不敢出班，伏乞陛下聖鑒詳察。如果察得楚雲實在喬裝，懇求陛下念彼功勞，赦彼欺君之罪，則臣幸甚！楚雲幸甚！」武宗聞李廣所奏，如此依違兩可，暗自沉吟。若照李廣所奏，楚雲必係女子，他不便明白說出。武宗雖含著這個意見，猜詳不定。那些眾同盟弟兄，皆怒視李廣，楚雲更怒且恨。李廣雖明知眾人恨他，只作不知。忽聞武宗曰：「李卿且退，楚卿勿庸強辯，即派范相切問雲璧人，是否伊之胞妹？有無別項原委？著於三日後切實明白具奏，毋得稍事隱瞞。如果係喬裝改扮，俟覆奏之後，朕自有調處之法。」范相只得領旨。武宗退朝，各官朝散。眾同盟自有一番議論，且不必表。

再言楚雲回至府中，萬種愁腸，解脫不開，因愁生悶，因悶生急，這愁悶之象現於形色。遂走進上房，請太王妃安。這楚太王妃見他滿面愁容，不覺吃了一驚，疑他得了病症，隨急問之。楚雲又說不出口，因此更加急燥。就此一急，不覺吐出一口鮮紅。楚太王妃一見，吃驚非小，只嚇得錢氏王妃手足無措，方近前相問，楚雲已昏過去。大家皆是手忙腳亂，有去熬參湯的，有去泡茶的，亂了一回。將些參湯飲了下去，方甦醒過來。楚太王妃便命人去延醫診治，楚雲阻曰：「孩兒因一時煩燥，並無妨礙，只須靜養數日，便可好了。」楚太王妃聞言有理。只可令媳婦好生照應，暫且不表。

再言玉清王回轉外宮，暗暗思想：「楚雲分明是一女子，被他一片花言巧語，將皇兄說得半信半疑，命范其鸞三日後據實覆奏。孤想范其鸞是他娘舅，豈有不護他之理？這件事還是不成。」想來想去，毫無主意。心想：「何不如此如此，去求母后一番。」想定主意，即便入宮。恰好武宗也在內宮，與太后正談此事，忽見玉清王進來。玉清王對太后參見已畢，正要啟奏，忽見太后問道：「皇兒，你說楚雲是女子喬裝，皇兒何以知道呢？」玉清王見問，便將隔窗竊聽的話奏了一遍。太后道：「據此說來，大概無甚不確了。現在楚雲堅不承認卻又如何是好？」玉清王奏曰：「此事雖承陛下下面飭范其鸞三日復奏，臣兒想來，范其鸞是楚雲的娘舅，豈有不偏護之理？那時還是枉然。臣兒之意，莫若求母后即召雲、楚兩位太妃進宮，母后親自究問，必得其中詳細。請母后俯准臣兒所奏。」太后聞奏，也覺得有理，武宗一旁聞奏，也覺甚好。太后向武宗曰：「哀家據王兒所奏，依此而行甚好。不知君家之意如何？」武宗曰：「臣兒焉不遵母后之命。」玉清王暗喜，太后命內監傳懿旨，去召雲、楚二太妃入宮。內監分路去召，武宗回宮，玉清王退出表。